

世界文学名著 ·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五辑

大卫·科波菲尔

下



长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五辑

大卫·科波菲尔

下

(英)狄更斯 著

张俊萍 译



长城出版社

第三十章 故人逝去

晚上，我一抵达雅茅斯就冲向旅馆。我明白，即使全能的死神还没到博各提家，那间空房——属于我的那间——大致也要被占据了，所以我只能暂住旅店，先在那家旅店吃过饭后，又定了床位。

已经十点了我才走出旅馆。许多店铺都已开门了，镇上静寂得很。经过欧摩与约拉姆商店时，我看到百叶窗是关着的，而店门却开着。看到铺子里面欧摩先生正靠着起居室门口抽着烟，我就走进去问候他。

“啊！”欧摩先生惊奇地说，“你不错吧！请坐会儿。——我抽烟你不反对吧！”

“当然不，”我回答，“我挺爱闻烟味呢——只要不是自己抽烟就行。”

“哦！你不喜欢抽烟，是吧？”欧摩先生哈哈大笑，说，“那倒挺不错，先生。这么年轻就抽烟真是个不良习惯。请坐。我是为了治哮喘才抽烟的。”

欧摩先生替我搬来一把椅子，让我坐下。他也坐了下来，连气都喘不过来，大口大口抽着烟斗，似乎烟斗里有什么东西，缺了它他就会死去。

“知道巴奇思病情加重后我真难受。”我说。

欧摩先生面色平静地看着我，摇了摇头。

“你知道今晚上他情况如何吗？”我问他。

“我也正想问你呢，先生，”欧摩先生回答，“只是有所忌讳才没开口。工作性质限制着我们。我们不能去问病人的情况的。”

虽然我怕进店铺时就听到往日的敲打声，却没考虑到这种妨碍。他一提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也说是那样的。

“是啊，是啊，你知道了，”欧摩先生点点头，“我们不能去问那些。唉！虽然很少有病人膏肓的人能恢复，但如果这样的话，欧摩和约拉姆问你好，你今天早上——或下午（这得视实况而言）感觉如何，非吓着人家不可！”

欧摩先生和我对着点点头。他又抽了几口烟以恢复精神。

“就因为这个，我们时常都没法表达自己的关怀之意。像我和巴奇思都认识四十年整了，他每回经过我们这儿，我都只点点头以示招呼。决不敢问他‘你情况如何’。”

我也认为这是够他为难的，于是表示了我的想法。

“但愿自己不比别人更自私，”欧摩先生说，“你看看我这个样子，说不清什么时候就没气了。处于这种状况，我也明白自己不会只顾自己的。叫我说呀，一个人已清楚自己的肺有问题，像吹火管似的，说没气就没气，怎么会自私呢；况且他都抱外孙女儿啦。”欧摩先生说。

我说：“那肯定不会的。”

“我并不是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欧摩先生说，“没有意见。干什么都是这样，有长处也有短处。我只盼着：不幸的人都想开点儿，理智起来。”

欧摩先生一脸的满足、和气，停下来又抽了几口烟。然后接下去说：

“如此一来，我们只有通过艾米莉才能知道巴奇思的真实病况。她明白我们的意思。她认为我们如同小羊羔一样善良，决不会怀疑我们。敏妮和约拉姆刚走，他们去向艾米莉打听巴奇思先生今天晚上的情况了（敏妮一下班就去她姨妈那儿帮忙了）；如果你愿意，就等他们回来好了，这样你就会知道具体情况了。要不要来点什么？一杯加水的橘子汁和罗姆酒如何？我喜欢边抽烟边喝橘子汁和罗姆酒。”欧摩先生拿起自己那只杯子，说，“听说，这种饮料可软化气管。气管通畅才能呼吸呀。说真的，唉，”欧摩先生嘶哑着说，“我气管这方面并没什么，我

和女儿敏妮讲，只要供给我足够的气体，我的气管就会通畅，我亲爱的。”

其实他已喘不过气了，看着他那样笑真叫人心惊肉跳。等他又可说话时，我谢过他的一番好意却不想要饮料了，我才刚吃过晚饭啊。并且感谢他让我在这儿等他的女儿和女婿。反正只有如此我才能知道一些消息，然后我向他打听小艾米莉的情况。

“嗯，先生，”欧摩先生拿开烟斗，以便摸摸下巴，然后说，“告诉你实话，如果她结婚了我就太开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问他。

“嗯，这些日子她不太安宁，”欧摩先生回答，“这么说不是因为她变丑了，恰恰相反她更漂亮了——我保证，现在她还要漂亮。也不是干活的事，她依然能干得很。以往干起活来她一个顶六个，如今也是一个可顶六个。但她现在总心不在焉的。怎么说呢，你可想想这话，”欧摩先生又摸摸下巴，然后抽几口烟，“‘用劲儿拉呀，用力啦，伙计们，齐心拉呀，哟喂！’^①我是说呀，大概她就缺这种冲劲。”欧摩先生的想法就写在脸上，表现在说话的方式中，我连连点头。他见我明白得这么快，似乎很开心，往下接着说：

“叫我说啊，她这样心不在焉大概还是由于不安定，你这是了解的。我们——我和她舅舅——我和她的未婚夫——总在下班后讨论这事儿；我认为基本上是因为她不安定。你不会忘了吧，艾米莉，”欧摩先生稍稍晃晃头说，“是个心地很柔软的小东西。有这么一句格言——拿猪耳朵可做不出丝钱袋^②，这话我不太赞同。我个人认为那可以办到，只是得从小就开始干。她把那条老船收拾得比用石头和大理石盖的房子都强。”

① 这是水手们转动绞盘时喊的口号。

② 这是西欧地区的一句格言。

“我相信她做得到。”我说。

“瞅着这个漂亮的小东西那么迷恋舅舅，”欧摩先生说，“瞅着她一天天越来越紧地拉住舅舅，按说是很让人高兴的。可是你知道这种情况总是表明出问题了。还怎么能让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呢？”

我认真真地听着老人好心的话，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于是，我就和他们谈了这些，”欧摩先生舒畅而平缓地说，“我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太死心眼儿，觉得艾米莉受什么时间限制。那可由他们自己决定。她做的工作比以前打算的更要值得多，她学习的比以前想的更要快。欧摩和约拉姆店能取消合约限制。只要他们愿意，她完全可以不受约束。要是往后她有什么打算，想在家里帮我们干点什么也行；不愿干也无所谓。无论如何我们也没受委屈。你应该能感觉到。”欧摩先生拿烟斗碰碰我说，“我这么个气都喘不过来又已抱外孙女儿的老头儿像是个尖酸刻薄的人吗？尤其是对那样一个眼含秋波、长得花儿似的小东西。”

“我坚信你肯定不会的。”我说。

“肯定不会！说得正确！”欧摩先生说，“嗯，她的表哥——她的未婚夫是她的表哥，这你知道吗？”

“哦，没错，”我说，“我对他挺了解的。”

“当然如此，”欧摩先生说，“嗯，先生！似乎她的表哥工作干得挺不错，收入又多，我这样告诉他后，他很有男人味儿地谢过我（一句话，我向来都挺看重他的），后来他租了一所非常舒适的小房子，那房子真叫人赞不绝口。这段时间那房子已安顿好了，如同童话里玩偶的客房一般整齐完善，如果不是由于巴奇思先生的情况（多可怜的人啊）一天天变坏，他们早就结婚了——我打赌现在已共同生活了。考虑到巴奇思先生，他们便推迟了婚期。”

“艾米莉呢，欧摩先生，”我问道，“有没有安心些？”

“嗯，你懂得，”他又去摸他的双下巴了，说，“按说是可能有这种盼头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改变和分离也可能距离她近得很，要么就远得很，也可能又近又远的。如果巴奇思先生立刻死了，婚事可能很快就会办，可是他的病拖着，他们也只能拖着了。反正啊，眼下的情况是叫人猜不透的，这你懂吧。”

“是啊。”我说。

“造成的结果呢，”欧摩先生接下去说，“就是艾米莉依旧有点无精打采。总的来说，她这样子比以前更甚了。她一天比一天爱她舅舅，一天比一天更不愿和我们分开。她甚至会因为我一言温和的话而流泪。如果你看到她和我的外孙女儿呆一起的情景，你便永远难忘。唉呀！”欧摩先生思索着，“她是那么喜欢那小女孩儿！”

趁欧摩先生的女儿和女婿还没回来，我便向他打听玛莎的情况。

“哦！”他面带愁容地摇了摇头说，“不怎么样，先生。怎么说都挺让人难过的。我一直都没觉得那女孩有多差。如果敏妮在这儿，我是不敢说她的事的，我只要一提到她的名字，我女儿就责备我——但我一直都没说起过她。我们都不提她的事。”

欧摩先生更早听见了女儿的脚步声，马上用烟斗捅捅我，对我眨眨眼。随后敏妮和她的丈夫就走了进来。

据他们说，巴奇思先生已病得没法形容了。他已一点儿都不省人事了；走之前，齐利浦先生在厨房叹息说：即使把内科学医学院和药剂师公会的所有人都请来，也无能为力了。两个学院对这种病是无计可施的，而后者只会使他中毒身亡。

了解到这个情况，又获知博各提先生也呆在那里，我决定立刻前去。向欧摩先生、约拉姆先生、约拉姆太太一一道了晚安后，我心情沉重地走向那里，这种心情下，巴奇思先生已与以前截然不同了。

我刚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博各提先生就过来了。早先我以

为他看到我会大吃一惊，其实不然。博各提下楼时，同样的情形发生了，而之后我不时看到这种情形。我想，在等待不幸发生时，别的一切变化和奇事都会被忽略掉的。

我和博各提先生握了握手，然后一起到了厨房，他随手轻轻带上门。小艾米莉双手盖在脸上坐在火炉前。汉姆就在她身旁站着。

我们说话时声音低低的，不时停下来听听楼上的声音。巴奇思先生竟不在这儿呆着了，真让人感到别扭。前次来时我并没料到会是这样的。

“你是这么好，大卫少爷。”博各提说。

“真太好了。”汉姆也说。

“艾米莉，我亲爱的，”博各提说，“看看谁来了，是大卫少爷呀！哎，鼓起精神吧；宝贝！你不想和大卫少爷打个招呼吗？”

到现在我还记得她那样子，她全身发抖。我到现在还能感到我握在手中的那只手是那么冰冷。她惟一所做的就是抽回自己那只手。然后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溜到舅舅跟前，低着脑袋，扑在他的怀里，仍是颤抖着，一句话也不说。

“她的心这么软，”博各提先生用他那粗糙的手爱抚着她厚实的秀发说，“没法承受这种悲伤。没经过这种事的年轻人都有些恐惧担忧，看看我的小东西的模样吧——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她抱着他，越发不肯松开了；却仍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时候已不早了，我的宝贝，”博各提先生说，“汉姆专门来接你回家呢。那么，你就和这么深情的人儿一起回去吧！你在说什么呢，艾米莉？嗯，什么；宝贝？”

我听不到她说的话，却见博各提低下头似乎听到什么，然后说：

“你想和我一起呆在这儿？你真想那么做？和我呆在这儿，小乖女？你丈夫——不久就是了——特意来接你，而你居然要

陪着舅舅。你看，你这小东西竟不讨厌和一个糟老头子呆着，真是不可思议。”博各提先生一脸得意地看着我们，说，“就是大海里的盐也比不上她对我的爱多啊——这个小傻瓜！”

“艾米莉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大卫少爷，”汉姆接口说，“你看，艾米莉不愿走，又有些害怕，放心不下，那就让她在这儿呆到明天早上吧，我也不走了！”

“不行，不行，”博各提先生说，“像你这样没成过亲的人——和成过亲没什么两样的小伙子——是不该旷工的，那太浪费了。一个人不能够边工作边照顾病人的；那样也不好。不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我保证艾米莉会被照顾好的。”

汉姆无可奈何地听从了劝说，拿起帽子准备走了。走之前，他吻了吻艾米莉，哪怕在此时——以前我没见过他俩在一起，也不认为他天生就是真正的上等人——艾米莉也似乎更紧地抱着舅舅，那样子就像在逃避她的未婚夫。接着汉姆打开门，我跟他一起出去，以便关好门不去打搅房子里的安静；返回后，我发现博各提先生还在和艾米莉说话。

“现在，我得上楼了，告诉你姨妈大卫少爷来的事，她会开心些的，”他说，“我亲爱的，你先在火炉上暖暖你冰凉的手吧。用不着这么恐慌。什么？你想一起上去？——嗯，好吧！一起上去也行。——来吧！如果哪天我被从家撵到沟里，大卫少爷，就算会那样，”博各提先生说，像以前一样得意，“我敢保证她也不会抛开我。不过，接着就会出现另一人了——接着就会出现另一个人了，艾米莉！”

后来我也上楼去，经过我以前的那间卧室时，我发现屋里一片漆黑，我模模糊糊感到艾米莉伏在卧室的地板上。可到底是她还是—些杂乱无章的黑影呢，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

我有一会儿无所事事地呆在厨房的火炉旁，便想到艾米莉对人之将死的害怕——又想到之前欧摩先生的那些话，我觉得，她之所以失去常态，就是因为她对死的害怕——在博各提下来

之前，听着嘀嗒嘀嗒的钟声，更能感受到周围的肃穆。那时我也有时间去考虑应该谅解艾米莉的懦弱和恐惧。博各提搂着我，不断地向我祝福，表达谢意，说我的到来使她在痛苦中找到些慰藉（这是她的原话）。然后，她请我到楼上，边上楼边用带哭腔的嗓音说，巴奇思先生一向爱我敬我，在他清醒时还不时提到我。她认为，只要他能从昏迷中清醒，如果还有什么能让他打起精神的话，看到我肯定会好多了。

我一见他，就感觉他清醒的可能性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他躺在那儿，头和两条手臂非常不舒适地摆在床外，半个人就伏在那个费了他好多功夫并给他带来不少麻烦的箱子上。听说在他再没劲儿下床去开它后，他就叫人把它搁在床前的椅子上，以便能随时抱着。这时他的手臂就在箱子上放着，时间和一切事物都一点点离开了他，只有箱子仍在守着他。他昏迷不醒前最后一句话（像解释给别人听似的）是：“里面都是些烂衣服。”

“巴奇思，亲爱的！”博各提简直是开心地喊，弯下身面向巴奇思，我和她哥哥就站在床边。“我亲爱的宝贝——那亲爱的乖孩子，大卫少爷来看你了，就因为有你我们俩才结合的，巴奇思！你没忘记吧？那时你都是通过他传信的呀？你和大卫少爷说说话吧！”

他毫无知觉，像他的箱子一样沉默着，他的一切都体现在箱子上了。

“他就快随潮水一块退去了。”博各提先生用手盖着嘴跟我说。

我的眼睛湿润了，博各提先生的双眼也湿润了。可我仍不禁小声跟着说，“随潮水去了？”

“海边的人将死之时，”博各提先生说，“总是潮水即将退尽之时。他们也是趁潮水上涨之时出生——潮水涨得最高之时就是他们降生之时。现在他正要随潮水退去了。三点半时潮水开始退去，退潮需要半小时。如果他能坚持到再涨潮，他就会活

到涨潮最高时，然后随下次潮水退去而老去。

我们一连几小时守着他。他的知觉是那么奇怪，我不想分析我的存在对他产生了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效果；真实情况是：他疲乏无力地说的毫无头绪的胡话却无疑是有关赶车送我去上学的事。

“他真的醒过来了！”博各提说。

博各提碰碰我，严肃地说，“他和潮水——快一起退了。”

“巴奇思，我的爱人！”博各提说。

“克·巴奇思，”他无精打采地说，“再找不到如她一般好的女人了！”

“你看！大卫少爷来看你了！”博各提说。因为巴奇思这时眼睛睁开了。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问他是否能认出我来，却看到他尽力要伸开手臂，对我微微一笑，清楚地说：

“巴奇思愿意！”

那时正值潮水退尽，他就这样随潮水去了。

第三十一章 更重大的打击

博各提一说，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留下来，直到可怜的巴奇思最后一次乘马车去了布伦得屯。好几年以前，博各提就自己存钱买了教堂里的一小块墓地，那地方挨着“她的美丽纯真的女孩”（她一直这么称呼我母亲）的坟墓，她和马车夫两个都将长眠于此。

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仍以为我应该那样做，并为此而快乐——在我陪伴博各提时，我尽可能多帮她做点什么（事实上真的只做了一点点），使我能对她的爱稍做回报。不过我最得意的是我那时处理巴奇思先生遗嘱的事，因为除了我是没有人知

道怎样对付这事的。

是我先提出在箱子里搜寻遗嘱的；这份功劳我当之无愧。果然，我们最终在箱子的草料袋的最里面发现了它，在那里，除了草料还有一块金壳的老怀表，表上还有链子和表坠儿，除了结婚，巴奇思先生从没戴过它。另外还有一个人腿形的银烟斗塞^①、一个盛小杯子和小托盘的假柠檬。我或多或少想到，这是巴奇思先生在我还小的时候就买来的东西，也许想送给我的，却又舍不得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钱，其中包括八十七个半几尼，不是一几尼的就是半几尼一枚的；二百一十镑特新的英伦银行钞票；外加一个马蹄铁片、一个假先令、一块樟脑、一个牡蛎壳。从牡蛎壳多次受磨的印子和壳内闪烁的光彩可以判断，巴奇思先生对珍珠只有大致的了解。

一年又一年，巴奇思先生随身带着箱子；每日往返于车马旅途。为了不引人注目，巴奇思就撒谎说这是布莱克波厄先生的箱子，“暂时托巴奇思保存，待取”。巴奇思将这几个黑纸白字大大地写在箱子盖儿上；但此时，那些字已模糊不清了。

我发现他这些年来的日积月累很有成效。他的财产如果折算成现钱的话，几乎有三千镑。他拿出其中一千镑，其利息归博各提先生，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博各提先生去世后，本金在博各提、小艾米莉和我之间平均分配；如果我们之间有人死亡，则本金由其他人平分。除此之外，所有别的一切他都遗留给了博各提。博各提是他的财产继承者和最终遗嘱的惟一执行者。

我尽我所能地严肃地大声宣布了整个文件内容，把内容耐心地向相关之人一遍又一遍地解释。那时我几乎是一副民法法学家模样。直到那一刻我才想博士公堂竟也有点价值，它比我以为的有用多了。我潜心研究了这份遗嘱，宣布它一切符合程序，文件的有些地方还被我用铅笔作了记号，想想自己竟知道

^① 烟斗塞：它被用来压实烟袋锅儿里的烟丝。

那么多东西真有些得意。

我既要干以上我所说的事，又要帮博各提理清属于她的财产，既要把一切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又要在方方面面替博各提出谋划策（我们俩人都乐此不厌），于是巴奇思先生入土前的那一周时间很快就打发了。这周内我没见着小艾米莉，但人们跟我说再有两周她就要悄悄结婚了。

要是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送殡时，我并没穿着正规服装。我是指：我并不是身穿黑袍，头系飘带，一副要吓死鸟儿的模样^①；我一大早就走到了布伦得屯；等到巴奇思先生的遗体，仅仅在博各提和她哥哥陪伴下送到墓地时，我已守候在那儿了。那个疯男子从以前属于我的卧室的小窗户里远远地望着我们。齐利浦先生的小孩子，趴在奶妈肩上，不安分地转着那双金鱼眼珠，冲着牧师晃动着大头。欧摩先生喘着粗气，躲在其他人后面；再没其他的人了；一切都静悄悄地进行着。过后，我们在那儿转了一个小时，并从我母亲坟前的树上扯了几片幼叶子。

写到这里，我一阵害怕。那时，我正孤孤单单一个人要顺来时的路走回远方的那个小镇，却看到乌云遮在它的上空。我害怕回去，一想到要再回到那个难以忘怀的晚上，重新回顾一番在那儿发生的那件事，我甚至不敢再写下去。

不管我写不写那件事，它都不会再变好或变坏了。它就在那儿，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的老保姆准备第二天和我回伦敦处理遗嘱方面的问题。小艾米莉一直呆在欧摩先生的店铺里。那天晚上，我们都要去老船集合。汉姆和往常一样去接艾米莉，我准备悠闲地走着去。博各提兄妹将和来时一样回到家里，在夜幕降临时在火炉旁守

^① 在法斯特写的《狄更斯传》里摘录了狄更斯的遗嘱。遗嘱说“送葬的人一律不许围围巾、穿长袍、结黑蝴蝶结、戴长帽箍或其他让人作呕的可笑的饰物。”飘带指的就是长帽箍。

候我们。

我和其他人在教堂墓地的小围栏门口告别；那个围栏口，是我联想中斯特拉浦肩扛着拉得立克·蓝登的行囊坐下休息的地点。那时我并不想就回雅茅斯，于是沿着去洛斯托夫的路蹒跚了一小会儿。这才转回去雅茅斯的路。我在一家显得很大方的麦酒店里停留了一会儿，吃了晚饭；那个麦酒店据我早先提到的那个渡口约一二英里左右。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走到渡口时，已是夜色沉沉了。那会儿雨下得正猛，那夜原本会风雨交加，幸好月光仍隐隐穿透了阴云，倒不显得多暗。

一会儿功夫，就看到了从博各提先生的船屋窗子那儿透过的烛光了。去那儿要经过一片沙滩，那是比较费劲儿的；不过努努力我总算到了地方，进了船屋。

里面看着真舒服。博各提先生已完成了晚上的抽烟工作；晚餐正在准备着。炉火很旺盛，炉灰已拨开了，那只小矮柜也被小艾米莉搁在原来的位置。博各提也坐在了老位置。如果不是衣服有所改变，是看不出她曾挪动过的。她又像从前一样，拾掇起盖着有圣保罗大教堂画儿的针线盒儿，躲在小房子似的盒子中的码尺，那一小小的蜡头儿，那些物什都在，像从没被折腾过。格米治太太也还坐在自己的老位置——隐在暗角里，仍有些不耐烦；看起来也没多大变化。

“你是第一个来的人，大卫少爷！”博各提先生一脸的笑容。“如果外衣湿了就脱掉吧。”

“谢谢你，博各提先生，”我边说边脱掉外衣，他接过去挂好。“外衣倒没湿。”

“没错，是没湿，”博各提先生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肩，说。“干得像锯末呢！请坐，少爷。和你是不用客客气气的，可我真的实心实意欢迎你。”

“谢谢你，博各提先生，没说的，你肯定是欢迎我的。哎，博各提！”我和博各提打了个招呼，吻了吻她，“你老人家好吗？”

“哈哈！”博各提先生响亮地笑起来，坐在我身旁，用力搓了搓手，这表明他已从这一段的烦心事中解脱了，并也说明他本性是如何质朴。“少爷，天下再没哪位女士比她有理由轻松了！我这么告诉她。对于死者，该做的她都做了，对此巴奇思自己也是清楚的；死者和她都对对方尽了责任。因此——因此——因此——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格米治太太叹息了一下。

“高兴点儿，老嫂子！”博各提先生说。可背着她时他偷偷冲我们摇了摇脑袋；很明显，他觉得刚过去的那事又勾起了格米治太太的回忆，使她开始思念她的丈夫了。“别这么沮丧！为你着想，得鼓起劲啊；你只要稍稍有点精神，你就能注意到好多让你高兴的事情随时出现呢！”

“我还会有什么高兴事呢，但尔！”格米治太太答道，“除了孤独还会有什么事让我开心呢？”

“不，不。”博各提先生用安慰的口气对悲哀的格米治太太说。

“没错，没错，但尔！”格米治太太说，“我这种人，是不配和获得遗产的人一起生活的。什么事都跟我过不去，我看我最好走开。”

“喂，我的钱不和你一起花的话和谁一起花呢？”博各提先生庄重地劝她，“你胡说什么呢？我这时不是更需要你吗？”

“我老早就清楚我是没人要了！”格米治太太哽咽着，一脸可怜相。“这会儿有人清楚地对我说了！我这么孤零零，又这么命苦，却又老闹别扭，哪里还敢盼别人收留我呢？”

博各提先生似乎很诧异，他没料到别人竟如此冷酷地理解自己的话；却没吱声，因为他妹妹扯了扯他的衣袖，对他摇了摇头。他难受异常地看了格米治太太一会儿，然后抬头看看荷兰钟，站起来剪下烛花，把蜡烛移到窗台上。

“看哪！”博各提开心地说，“看哪，格米治太太！”格米治

太太低声呻吟了一下。“依照惯例，点亮蜡烛！少爷，你是否奇怪，不了解原因吧？啊，它是为我们的小艾米莉点亮的啊。你看，天一黑，路就不清楚了，从那上面走会使人舒服吗？所以，只要她回来时我能在家，我一定在窗户那儿点上蜡烛，你能猜到，这么着，”博各提好兴奋地弯下身子告诉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艾米莉会开心地说，‘我离家已好近了！’另一个是她会喊‘我舅舅回来了！’因为我出去是不允许他们在那儿放蜡烛的。”

“你真像个小孩儿！”博各提说，似乎她真把他当成了孩子，并因此而更爱他。

“嗯，”博各提先生得意地说，看看我们又望望炉火，双腿叉开站着，又用手从上到下地抚着它们。

“对此我无法否认。不过从外表可看不出来。”

“是看不出来。”博各提说。

“没错，”博各提哈哈大笑。“是看不出来。不过——不过仔细考虑一下还是挺像的，你清楚。但你无论说什么我也不在乎！现在，我告诉你们吧，我去看我们艾米莉那别致的小房子了；在那里，我东看看，西瞅瞅，怎么看怎么觉得那个小的玩意儿像艾米莉，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是个——我就是个大……！”

说到这儿，博各提先生一下子提高了声音——“你们是否听见了！别的我就不好形容了。在她新房里，我把那些东西拿起来又放下；如同对待我们的艾米莉一样，我一直都很小心地轻拿轻放。我也是那么去看她的帽子的。如果有人要粗鲁地翻那些物品，不管是哪一个我都会制止的——就算是拿全世界来换也不行。这就是我，一个你称作小孩的像海刺猬似的老家伙！”博各提先生说完，发泄他的真情实意似的大笑起来。

博各提和我也笑起来，只是没他那么响。

“你清楚，我以为，”博各提先生又抚摸了几下大腿，满面笑容地说，“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艾米莉还没有我的膝

盖那么高时，我就经常和她一起玩耍，一会儿扮成土耳其人，一会儿扮成德国人，要么把自己当成鲨鱼，或是不同国家的人——哎呀，对，有时还当自己是狮子、鲸鱼，还有一些连我也不知名字的玩意儿。你们清楚，这都成了我的习惯。瞧，这儿的这支蜡烛！”博各提先生好开心地用手指指蜡烛说，“我对自己很了解，就算她成亲后搬走了，我也会把蜡烛搁在那儿的，和现在没什么两样。我还决定，只要我晚上在这里（嗯，就算是我发迹了，我也想不出我会不会抛下这儿），我想，如果我在，而她因结婚离开了，或是她在自己家里而我并没和她在一起，我也会把蜡烛搁在窗户那儿，而我坐在这儿，守着炉子，就像这会儿似的假装等她回家。这就是被你称作小孩儿的，”博各提先生说着又大声笑了起来，“海刺猬似的家伙！喂，现在，看着蜡烛灼灼发光，我告诉自己说：‘她正在注视它呢！艾米莉就要回来了！’这就是被你称作小孩儿的，海刺猬似的家伙！我正好说中了，”博各提先生停止笑声，拍着双手说，“艾米莉真的回来了！”

但进屋的只是汉姆一个人。看到汉姆戴着一顶连脸都盖了一半的大油毡帽，我想从我进屋后外面肯定更湿了。

“艾米莉怎么没回来？”博各提先生问。

汉姆歪了歪脑袋，似乎是指她在外面呢。博各提把蜡烛又挪了过来，打过烛花后放到桌上，然后就匆匆地去拨火炉。这时汉姆仍一动不动，只问了句：

“大卫少爷，你跟我来一下，看看我和艾米莉要请你看的東西行吗？”

于是我和他出了屋门。我在门口时赶上了他，注意到他的脸像死人似的发白，顿时又惊又怕。他急急忙忙把我推到外面，带上门，这么一来就只有我俩在屋外了。

“汉姆！发生了什么事？”

“大卫少爷啊——”